

# 忏悔录

〔法〕卢梭/著 蒋行健/译

Decameron Giovanni Bo  
ccaccio Decameron Giova  
ccio Decameron  
ccaccio Dee  
anni Bocca  
Giovanni  
ron Gi  
eca  
i Bo  
iova  
ron  
De  
cc  
an  
on  
ee



書

# 忏悔录

〔法〕卢梭 著

蒋行健 译

中原农民出版社

著

(豫)新登字 07 号

## 求真套书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 忏悔录

让·雅克·卢梭 著

蒋行健 译

据埃迪逊·博尔达斯 1949 年等版本译编

---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505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00 册

---

ISBN7-80538-741-9/I·321 本册定价 16.80 元

(全五册)定价 68 元

## 出版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作家作品曾因种种原因被禁,如但丁、卜迦丘、歌德、拉伯雷、伏尔泰、卢梭、斯汤达、福楼拜、左拉、劳伦斯、乔伊斯、屠格涅夫、叶赛宁等等,这些作品经过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代熏陶,有许多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经典名著,无论从思想的启蒙上,还是艺术风格上,它们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入人心,它们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光芒,也引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艺术灵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因为被禁,这些文学精品难免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加上流传过程中真伪同在,精芜混杂、难免产生许多误解,也影响了它们的流传。为了取精用弘,去异存真,我们特编辑了这套丛书,并约请外国文学专家重新编译校定,整理出版。

禁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它产生的文化背景而言,是一种“叛逆”文化,因为它们的文化逻辑不能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带着不可解读性。这种不可解读性实质上又是一种叛逆性,即:认可了它的逻辑便等于否定了正统文化常识。所以,禁书便是异端的同义词。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节欲、理性、人道成为文化圭臬之时,强调纵欲、情欲,宣扬感性合理、发现人道偏执的残忍,自然大逆不道。也正因为如此,禁书才有存在的前提——书总要有读者,没有读者的书,无所谓书。因而,雪夜闭门读禁书才有境界可言。如此想来,禁书的存在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活力的标志。

文化的宽容需要一种气度。这气度的极限是,接受它的存在,不会使接受主体变成客体,而只能使客体溶于主体。从这一角度来品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会发现一种同化异族文化、异端文化的自信。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种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曾丧失,也不应丧失。今天,我们重读各个时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禁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文化权威的残酷,也可以看到新文化价值体系取代陈旧价值体系的艰难历程。现在,我们手头的昔日禁书里所荷载的文化异端,许多已积淀为正统,如性欲的合理、个性的认可、女性的合法权利、感性的地位等等,但,回首它们艰难跋涉,不是可以重温历史旧梦而知未来文化之新日吗?

愿这一丛书带给你新的理性娱悦和刺激!

## 《忏悔录》提要

作者：让·雅克·卢梭(1712—1778)

**内容简介：**《忏悔录》是卢梭自传性的文学作品。第一部着重写了他的流浪生活和同德·伐伦夫人的关系。这位容貌艳丽、性情温柔的寡妇同作者同居了十年，两人处于一种情人加母子的关系。第二部卢梭出入巴黎上流社会，遇见了美艳的泰莱丝，并与之结婚，但作者又爱上了夫人的小姑。

**被禁原由：**由于《忏悔录》展示了如手淫、偷窃、对肉欲的迷恋、恋母情结等“令人恶心”的东西，显示出卢梭具有“暴露癖”的倾向。法国政府、瑞士政府尤其是天主教会一直严厉查禁《忏悔录》。直到20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仍将其列为禁书。1929年，美国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发行《忏悔录》，海关以违反道德规范为由禁止该书入境，而前苏联在1935—1936年大肆查禁《忏悔录》及卢梭其他作品。

### 正面评论：

“要是没有卢梭，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作家安德烈·莫洛亚

卢梭的文学艺术观点开启了19世纪以来席卷欧陆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运动的先河。

### 负面评论：

有批评家认为，作者把自己身上的一些低劣的感情冲动和趣味加以美化。他对自己身上的人性，他的自然要求，尤其是爱情和情欲的自然要求，表现过于强烈，显示了作者的“暴露癖”倾向。

# 目 录

出版前言

《忏悔录》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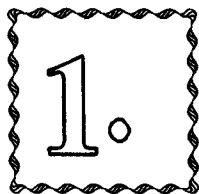
第一部 ..... ( 1 )

第二部 ..... (237)

## 第 一 部

这是世上绝无仅有、也许永不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不管你是谁，只要我的命运或我的信任使你成为本书的裁判，那么我将为了我的苦难，仗着你的恻隐之心，并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抹煞这部有用的独特的著作，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也不要为了照顾我身后的名声，埋没这部关于我的未被敌人歪曲性格的唯一可靠记录。最后，即使你曾经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请你对我的骸骨不抱任何敌意，不要把你的残酷无情的不公正行为坚持到你我都已不复生存的时代，这样，你至少能够有一次高贵的表现，即当你本来可以凶狠地进行报复的时候，你却表现得宽宏大量；如果说，加害于一个从来不曾或不愿伤害人的人，也可以称之为报复的话。

让—雅克·卢梭



爱之弥深 恨之弥切

我将要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巨工作。我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种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了解别人。我生下来便和我所见到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甚至我敢说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断定。

不管最后审判的号角在何时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坚定大声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无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白地写了出来。我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有自己以为是真实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明知是假的却说成真的。那时我是怎样的人，我就写成怎样的人；那时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写我的卑鄙齷齪；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主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就和你亲眼见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芸芸众生召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伊沙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莎娜·贝纳尔。祖父留下的财产本来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全家只能靠他当钟表匠来

糊口。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能和她结婚，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们两人的相爱，几乎是打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玩耍；到了十岁，已经是难分难舍的了。他俩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小培养起来的感情。两人秉性温柔和善良，都在等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也可这样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肯首先倾吐衷肠：她等着他，他等着她。命运好似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热烈。这多情的少年，由于情人到不了手，不免忧愁万分，憔悴不堪。她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记。他旅行去了，可是毫无收效，回来后的爱情反而更炽热了。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他们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们海誓山盟，上天也赞许了他们的誓言。

我的舅舅加柏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但我的姑母提出了条件：只有他的姐姐肯嫁给她的哥哥，她才愿意嫁给她。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我的舅父也就是我的姑丈，他们的孩子和我都是双重的表兄弟了。过了一年，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开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他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父亲在我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由于我母亲的美丽、智慧和才华<sup>〔注〕</sup> 给她招来了许多献殷勤的男

〔注〕 就我母亲的出身来说，她的才华的确太绚烂多彩了。她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对她十分钟爱，在她的教育方面费了不少心血。她擅长绘画、唱歌，唱时能自己弹竖琴伴奏，她读过不少书，而且能写相当不坏的诗。当她的丈夫和哥哥不在家时，有一次，她同嫂嫂领着她们的两个孩子去散步，有人向她问起她们的丈夫，她就信口吟成这样的诗句：

不在我们身边的两位先生，  
处处令我们觉得可爱可亲；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爱人，  
是我们的兄弟与夫君，  
又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人。当时表现得最热烈的要算法国公使克洛苏尔先生。他那时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三十年后，他跟我谈起我母亲的时候还十分动情呢。但是我母亲的品德是能够抵御这些诱惑的，她非常爱我的父亲，她催他赶快回来。父亲急匆匆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父亲这次回家的不幸的果实。十个月后生下了孱弱多病的我。我的出世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世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知道父亲那时是怎样忍受丧偶的悲痛，我只知道他的悲痛一直没有减轻。他总觉得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不能忘记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听到他的叹息，在痉挛的紧紧拥抱中，感到他的抚爱夹杂着一一种辛酸的遗恨：正因这样，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每次他对我说：“让一雅克，我们谈谈你妈妈吧”，我便跟他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一句话就使他泪流满面，接着他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虚填补上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在第二个妻子的怀抱里去世，但是口里却始终叫着前妻的名字，心里留着前妻的形象。

赐予我生命的就是这样两个人。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中，他们遗留给我的只有一颗多情的心。但，这颗多情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却是我一生不幸的根源。

我生下来的时候差不多不能成活，能否把我养活，希望很渺茫。我身上还带着一种生就的病根，它随着岁月而加重，现在虽然有时稍微减轻，但那只是让我换一种方式忍受更残酷的痛苦。我父亲有一个妹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姑娘，她对我照顾备至，最终把我救活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但是已经有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她还侍候着比她年轻、却因饮酒过度而损伤了身体的丈夫。亲爱的姑姑，我不怨你把我救转来让我活下去，使我痛心的是，你在我年幼时费尽心力照顾我，而我在你的晚年却不能有所报答。还有我那亲爱的老乳母雅刻琳娜，她也健在，精神焕发，身体壮实。那在我出生时扒开我眼睛的手，很可能还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合上眼睛。

我先感觉后思考，这本来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但这一点我比别人体会得更深切，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那些最初读过的书，以及那些书对我的影响；我持续不断地记录下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那些小说。开始，父亲不过是想利用那些有趣的书本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是通宵达旦。一本书在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会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清晨燕子的叫声，才很难为情地说：“好吧！我们去睡；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不但获得了十分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使我懂得了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谁也没有的那种有关情欲方面的知识。我对事情本身还没有完整的概念，却已经了解到全部的情感了。我什么都还不理解，却能感受到了。我接二连三感受到的这些混乱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理智，由于我那时还没有理智，但却让我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理智，使我对于人生产生了荒诞而奇特的看法，以后不管是生活体验或反省，都没能使我彻底纠正过来。

到了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末尾，我们读完了那所有的小说。当年冬天又换了别的。母亲的藏书也看完了，我们就拿外祖父留给母亲的图书来读。真幸运，里面有不少好书；这些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图书是一位牧师收藏的，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往往是极为博学的人，而且他又是个有鉴赏力、有才能的人。勒苏厄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鲍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勒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尔的著作、封德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还有莫里哀的几部著作全都搬到父亲的工作室里。每天在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象我这个年纪便有这样一种兴趣的恐怕仅我一人。特别是普鲁塔克，他成了我最敬慕的作者，我一遍又一遍、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在这里乐趣总算稍稍改变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我爱阿格锡拉斯、布鲁图斯、亚里斯多德便甚于尼奥隆达特、阿泰门和尤巴了。由于这些有趣的读物，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我那爱自由爱共和的思

想便形成了；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生活中，每当这种性格处在压抑的情况下，我便感到苦恼。我向往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希腊的伟人生活在一起了。加上我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父亲又是位最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榜样而热爱起祖国来。我总认为自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读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渝、威武不屈的形象，就使我两眼闪光，气壮声高。有一天，我在吃饭时讲起西伏拉，为了表演他英雄事迹，我就伸出手放在火盆上，可把大家吓坏了。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七岁，那时，他正学着父亲那一行手艺，由于家里人对我过分疼爱，对他的关心未免有些淡漠了，这样不公，我很不赞成。就因为这样影响了他的教育。还不到放荡的年龄，他就真正放荡起来了。后来，把他送到其他师傅那里去学手艺，他仍然象在家里一样经常偷跑出去。我根本见不着他，只能够勉强说我相识他罢了；但我的确喜爱他，他也象一个顽劣少年能爱别人似地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生气了，狠狠地揍我，我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身子保护他，替他挨打。我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动，最后，父亲只好放过他；这也许是因为我连哭带喊，弄得父亲没办法。也许是不愿意看我比哥哥吃更多的苦头。后来我的哥哥越来越堕落下去，最后离家出走，杳无踪影。过了一些时候，才听人说他在德国。但他一封信也没给家来过。从那时候起，就再没得听到他的消息了，这样我就成为我父亲的独子。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教育从小被忽视了，他的兄弟可就不会那样了。即使是国王的儿子，也不会象我小时候那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围人们的钟爱；非常罕见的是，我只是一个一直被人特别疼爱却从来不曾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离开家庭之前，从来没有让我独自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过，也从来没有抑制或放任过我那些奇奇怪怪的脾气，这些古怪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其实那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那个年龄所能有的缺点；我好多说话，嘴馋，有时还撒谎。我偷吃过水果，偷吃过糖果或其他一些吃食，但我从来不曾损害人，毁坏东西，给人

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但我记得有一次。我曾趁我的一位邻居科罗特太太上教堂去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非常好笑，由于那位科罗特太太尽管是个善良的女人，可实在说得上是我一生中从没有遇见过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就是我幼年时期干过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实的记录。

虽然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善良的，而且我周围的人又都是最好的人，但我怎样变坏了呢？我的父亲，我的姑姑，我的乳母，我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总之所有跟我接触的人，并不是一味地顺从我，而是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幻想很少受到刺激和压制，但我总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遐想。我敢发誓，在我没有受到老师辖制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幻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念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去散步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总跟姑姑在一起，在她身边坐着或站着，看她绣花，听她唱歌，我过得十分快活。姑姑为人好说好笑，很温柔，容貌也可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态，至今还历历在目，她跟我说的那些惹人欢喜的话如今也还记得。我可以说出她那时穿的衣服和她的发髻式样，当然也忘不了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髻，这是当年流行的式样。

我对于音乐的爱好，更确切地说，我在许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音乐癖，的确是受了姑姑的影响。她会唱无数美妙的小调和歌曲，以及她那清细的嗓音，唱起来非常动听。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本人和她周围一切人的惆怅和忧愁。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那样大，不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在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儿童时代就已经完全忘掉的歌曲，随着年龄的增长，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种难以表达的乐趣，谁能相信，象我这样一个饱受忧虑和痛苦折磨的老糊涂，在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自己有时也会象个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呢？尤其有一支歌，调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来，但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它的韵脚还隐隐约约在我脑际萦绕。这支歌的开始和我所能想得起来的其余几句是这样：

我真没有胆量啊，狄西！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因为在我们的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议。  
心儿是冒着危险的，  
如果对一个牧童  
太那么一往情深。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儿的。

不知为什么回忆起这支歌曲，我就产生一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我怎样也无法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泪水打断。我曾无数次打算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余的歌词，假如有人还能记得的话。但是，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如果我知道这支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姗姑以外，还有别人唱过，那么，我这种一心要追忆这支歌曲的乐趣，恐怕就会消失大半。

这就是我最初步入人世后的感情；就这样，我就养成或表现出一种特别高傲而又十分温柔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甘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曳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让我自身充满了矛盾，我连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

一次意外的变故中断了这种教育，它影响了我后来的一切。我父亲跟一个名叫高济埃先生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高济埃和议会里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高济埃为人蛮横无礼而又胆小如鼠，我父亲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就诬告我父亲在城里对他持剑行凶。他们要把我父亲送入监狱，可是，按照当时的法律，我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应和他一同入狱；但这要求被驳回了，我父亲不得不离开日内瓦，让自己的余生在异乡度过；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就会失掉荣誉和自由。

父亲走后，我的舅父贝纳尔就做了我的监护人。舅父那时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已死，但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

们一起被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耳希埃牧师家里，在那里跟他学习拉丁文，附带学习所谓教育名义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学科。

两年的乡村生活，使我那罗马人的严峻性格减弱了一些，恢复了童年的稚气。在日内瓦，谁也不督促我，我却喜欢学习，喜欢看书，那些是我唯一的消遣；到了包塞，功课使我对游戏发生了兴趣，它起了调剂劳逸的作用。乡村对我真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日子，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惘，直到我又返回乡村时为止。朗拜耳希埃先生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教学从不马虎，但也不给我们过多的作业。他在这方面安排得很好，有两点可以证明，即：尽管我很不愿意受老师管束，但当我回忆我的求学时代，却从来没有感到厌恶；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不多，可是我所学到的却没有花什么力气就学会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忘掉。

这种朴实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在此以前，我只有一些高雅而空想的感情。共同生活在恬静的环境里渐渐使我和我的贝纳尔表兄相处得很亲密。没过多久，我对他的感情就超过了我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来没有消失。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却骨瘦如柴、十分孱弱的男孩。他性格柔和正如他身体羸弱，并不认为自己是监护人的儿子就过分利用家里对他的偏爱。我们俩的功课，游戏和爱好完全相同；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两人年龄相仿，每个人都必须有个同伴；要是把我们分开，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我们。我们尽管很少表现出彼此间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确已到了无法复加的程度。我们不仅是谁也不能离开谁一时一刻，甚至我们谁也没想过我们会有分开的那一天。我们两人的性情都是听两句好话便心软，只要人们不勉强我们，老是那么殷勤，不管对于什么，我们的意见都相同。假如说，因为管教我们的长者的偏爱，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总是高一等，但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比他高一等，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背诵不出来，我就小声提示他，我的练习作完以后就帮助他做；游戏的时候，我的兴趣比他大，总是做他的

辅导。总之，我们俩性情是十分相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真挚，因此不管是在包塞或在日内瓦，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差不多一刻不离。我承认，我们时常打架，但是从不需要别人来劝解，我们间的任何一次争吵从来没有超过一刻钟，并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谁去向老师告对方的状。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孩子的事；不过，自从世界上有了孩子以来，这也许是个比较特的例子。

包塞的生活环境，对于我太合适了，仅需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完全定型了。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构成了这个生活环境的基调。我认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比我的虚荣心更小的了。即使有时候我一冲动，心情会特别激奋，但我马上又会陷入原有的颓唐。使跟我接近的人都爱我，那才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柔和，连所有管教我们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里，我没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所有这些，都在我心中培养天赋的素质。看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一切，我就感到非常的愉快。我常常想起我在礼拜堂里一时回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耳希埃小姐脸上那种痛苦和不安的表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当然会感到极端的羞愧和难受，但朗拜耳希埃小姐的这种表情则是让我比羞愧更加难受的事。虽然我对于表扬没有什么感觉，对于羞耻却总是十分敏感的，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怕朗拜耳希埃小姐的责备远不如怕让她难过那样厉害。

虽然，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严厉；但这种严厉差不多总是合理的，并且从不过分，所以虽然使我感到愁闷，但是我却不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比自己受责罚更难，而看到别人一个不愉快的脸色比自己受到体罚还要难堪。如果把我的心情说得更清楚些是相当麻烦的，可这却是必要的。假如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待年轻人不加区别地、甚至常冒昧从事而使用那种方法，那产生的可怕后果，或许他们会改变这种方法！我从这些普遍而又不幸的事例中得出了重大教训，因而决定在这里加以解释。

朗拜耳希埃小姐对我们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还拥有母亲般的权威，遇到我们本应受罚的时候，她也采用惩罚子女的办法。有一段相当

长的时间她只是以惩罚来恐吓我们。受着这种在我看来是十分新颖的惩罚的恐吓,我觉得十分可怕;但是在她惩罚了之后,我却发现受罚倒不如等待处罚那么可怕;而且更奇怪的是,这种处罚使我对处罚我的那位朗拜耳希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在受处罚的痛楚和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得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只是由于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和自己的善良天性,才不去重犯理应再受到她同样处罚的过错。真的,这里面无疑有点儿早熟的性的本能,因为同样的责打,假如来自她哥哥,我就感不到一点快意。但按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以约束自己,免受惩罚,唯一的原因是怕惹朗拜耳希埃小姐生气;那就是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由肉感产生出来的好感所发挥的作用,而好感在我的心中总是支配着肉感的。

可是不怕重犯却又远而避之的错误又发生了,但这不怨我,就是说,我并不是故意要犯的,并且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不过,这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朗拜耳希埃小姐说,她不再用这种办法了,这种办法使她太累了。她一定从某些迹象中看出这种惩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以前,我们睡在她的房里,冬天甚至有好几次还睡在她的床上。过了两天,她便把我们安置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睡了。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她把我当大男孩子看待的荣誉,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种荣誉。

谁能想到这种由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的手加在一个八岁儿童身上的体罚,竟能违反自然常态而改变了我以后一生的趣味、欲望、癖好、甚至我整个人呢?在我的肉感被激起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变化,它使我只局限于以往的感受,而不想再找其它事物。尽管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焰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我不知怎么了经常用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漂亮的女人。我不时在想她们,但仅仅是为了让她们象我想像的那样一个个活动起来,叫他们一个个都变成朗拜耳希埃小姐。

甚至在我到了结婚年龄以后,这种奇怪的癖好,这种一贯顽强,而